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三十二回 舟人指點到今疑

衣紅根本沒法入睡，她越想越不服氣，她也自問過，是不是自己名心作祟呢？不是呀！除惡務盡，這原是他們來此的本意，怎能因為海底有危險就退縮？黑金剛只讓男人下去，根本就是性別歧視！為什麼女性不能下去？這些年來，她就沒有看到一位男性比她還強的。文祥是她心目中的道侶，她沒有拿他來比過，就像她沒有把法慧禪師當男人一樣。看文祥剛才的反應，連帶的她對他也失望了。一個男人，被人丟在岸上，怎麼還能無動於衷，連爭也不爭一下？這樣的男人有價值嗎？

她乾脆不睡了，爬起來往外便走，莎莉和蘇珊正忙著監看海底行動，黑金剛已經攻下第一道防線，正在重新佈署。衣紅滿心憤懣，那才是最令她興奮的工作。生平第一次，她發覺自己是個被人輕視的女性！

「現在沒事，妳還是多休息一下。」莎莉見到她，忙中丟了一句話。

「我睡不著，想出去走走。」

衣紅出了帳棚，外面夜風習習，陣陣海濤聲灌進耳內，頗有遠離人間的感覺。天上的星星明亮多了，一顆顆眨著眼睛，似乎正在嘲笑這位自命英雄的英雌。

能夠離伏嗎？當然不！看那些人笨拙可笑的模樣，連去談判都被人催眠了！千奇也好不到哪裡，還有那個百怪，居然被人捉走了！哪一次不是自己施計成功的呢？衣紅想到這裡，嘴角不由得露出一絲微笑。從對付周博士起，扳倒周不倒、嚇走大法王、燒死大巫師，一次次的勝利，不都是自己的機智贏來的嗎？

師父是說過自己名關難過，可是自己並沒有耀武揚威，得理不饒人呀！難道這樣想一下就不應該了？不錯，師父教誨過，要如《道德經》中說的：「萬物作焉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而不居。」這樣算不算是居功呢？

真不居功，別人怎麼知道是誰做的？自己一身本事，有誰知道呢？如果無人知曉，那麼壞人怎知收斂，這世界豈不是災殃重重嗎？自己是稟運而生，天賦英才，怎能在此縛手綁腳，坐看自覺會的叛徒恣意將地球毀滅呢？

衣紅意興風發，問衣娃：「有沒有什麼辦法，讓我去幫助他們？」

衣娃說：「妳現在是特遣隊的一員，服從命令就是最好的助力。」

衣紅說：「不是我不服從命令，黑隊長根本不瞭解我的能力！」

衣娃說：「妳想表現妳的能力？」

衣紅說：「當然！不然師父要我下山做什麼？」

衣娃說：「我不是給妳飛雲梭了嗎？」

衣紅問：「飛雲梭能下海嗎？」

衣娃說：「當然可以，上天下地都能，必要時還可以當垂直梭用，何況海裡？」

衣紅有點懷疑，說：「黑隊長不是說要什麼深潛設備嗎？」

衣娃說：「有我們在，不用擔心。」

衣紅大喜，道：「好！飛雲梭在哪裡？」

眼前一道金光閃過，飛雲梭果然現形，衣紅毫不猶豫就鑽了進去。飛梭潛入水中，急速下沉，衣紅就發現自己過於孟浪，那股閉塞的壓力，真令人有難以伸展的感覺。她立即想到風不懼和左非右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多兩個幫手總是好的。她叫衣娃給她掛長途影音，那一端正是風不懼與左非右，兩人正在餐館裡大啖北京烤鴨。

「妳在哪裡，怎麼看起來怪怪的？」風不懼說。

「我在北大西洋海底，要不要過來玩玩命？」衣紅輕鬆地說。

「玩命？」左非右大叫。

「你怕了？」衣紅說。

「怕？笑話！可是明天再去可不可以？」

「衣紅現在找我們，就不可能是明天！」還是風不懼瞭解她。

「行！」左非右一拍桌子：「該來的逃不掉！」

衣紅猜到了一半：「你又占了卦？」

「是個困卦！今天是亥日，我想了半天，以為是被困在澡堂裡。結果風不懼一定要吃烤鴨，我還高興了半天，鴨子本來是水中動物，困在餐館裡也說得通！怎麼都想不到，居然遠在大西洋底，也來困我一困！」左非右笑著說。

「未必吧？說不定是困住對方呢！」衣紅說。

「姑奶奶，這次又是哪個倒霉鬼遇上妳哪？」左非右說。

衣紅正氣凜然地說：「自覺會那批人，他們要倒翻地球！」

「乖乖！我們的鴨子這就放生了吧！告訴我在哪裡？」

「據我所知，飛雲梭可以當垂直梭用，只要十幾分鐘就到了，我在海地的托圖島，你的電腦會領你們過來，我在水裡等你們！」

有了二位兩肋插刀的朋友，衣紅心裡踏實多了。人生真是難測，風不懼跟她相處好幾年了，一直像個大哥哥，穩重實在，但她們始終沒有迸出火花。這個文祥，只看了一眼就夢寐難忘。為什麼呢？偏生這位老兄比風不懼更溫吞，穩重得推都推不動！

不論怎麼說，如果重頭來過，她從心底衡量，選來選去，似乎只有這個文祥讓她感到安心！只是在這個關鍵時刻，自己為什麼不通知文祥，反而去找風不懼？聰明如衣紅，這時怎麼都想不出一個合理的答案來。

她算了算，要不了多久他們就到了，自己也該先想幾個點子。

衣紅便問衣娃說：「我們該去哪裡？」

衣娃說：「妳想去哪裡？」

衣紅想了想，說：「我要攻其不備，直奔他們的大本營！」

衣娃說：「怎樣的大本營？」

「總控中心，總有吧？」

「有的，那裡有四組超級電腦，功能非常強大。最麻煩的是波動感應網，只要一進入感應範圍，立刻會觸動一萬瓦特的高功率電流，飛雲梭沒有辦法承受。這還不說，裡面有五十幾個防衛性機器人，以及十五個工作人員。」

「別說這麼多，告訴我，如果我要衝進去，成功的機率是多少？」

「零！」

「那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？」

「妳要去哪裡？」

「容易進去的地方。」

「這裡是容易到的地方，再下去就要碰到他們的感應網了。」

「你是說我哪裡都不能去？」

「也不盡然，可以衝下去，但是難免要和對方相遇。」

「相遇以後呢？」

「以我的判斷，被他們逮捕的可能性最大。」

衣紅進退兩難，她決定等風不懼來了再說。等了一會，衣娃說：「他們來了，就在妳的左方，妳可以跟他們說話。但是千萬不要動用影音，對方有偵測器。」

衣紅向左一看，果然有個光球，隱隱可見兩個人坐在裡頭。衣紅便說：「風哥，看到我沒有，就在你們右方。不要使用影音，對方有偵測器。」

風不懼說：「看到了，咦？文兄呢？」

衣紅說：「說來話長，我是偷溜出來的。」

左非右覺得不可思議：「偷溜到這種鬼地方來？做什麼？連魚都摸不到！」

衣紅說：「別胡扯，下面是自覺會的大本營，武力強大，我不知道要怎麼辦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居然有讓紅姑娘為難的事？我告訴你怎麼辦！」

衣紅急道：「你快說！」

左非右正經地說：「三十六計，走為上策！」

衣紅嘆道：「你知道現在到了什麼地步？還開玩笑？」

左非右問：「什麼地步？」

衣紅忿忿地說：「我這一陣子打敗了……」她想到剛才檢討的「功成而不居」，馬上就破戒了，真是說來容易做來難。歎了一口氣，她改口說：「自覺會在這個巖洞中設了指揮總部，他們鑽入地殼，推動地函，要讓赤道變形……」

風不懼大驚道：「真的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不信你問電腦。」

風不懼說：「果真如此，憑我們三個人能做什麼？人家連地函都進得去，我們這不是以卵擊石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風哥怎麼膽小了？我們有電腦當局作後盾呀！」

風不懼說：「妳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，我看應該……」

衣紅不耐煩了：「老實告訴你們吧！一個三十多人的特遣隊正在攻堅，我想乘自覺會的人不注意的時候，來個奇襲！」

風不懼這才放心了，說：「那還差不多，不過，談奇襲我們也不夠格，真要遇到敵人，誰敢殺人？」

這下衣紅也說不出話來了。

左非右想了想，說：「其實，怕什麼呢？大不了一個死！我最怕的還不是死，而是這個『困』卦！」

衣紅埋怨道：「你就忘不了你的卦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既然該被困，怕也沒用。我看奇襲不必，擾亂對方軍心倒是可以。」

衣紅說：「怎樣擾亂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上次我們見識過飛雲梭的本領，何妨來個硬闖，我們也不殺人，就開著飛雲梭亂跑，反正困一陣子，困在飛雲梭裡頭，也蠻過癮的。」

衣紅一聽，喜出望外，說：「好主意！居然我沒有想出來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好主意全給妳一個人想光了，我們還活著幹啥？」

衣紅說：「那你們就跟著我，多少我還知道一點方向，注意不要離太遠啊！」

二人應了，衣紅便對衣娃說：「假如我的目的是要讓對方困住，妳看哪裡最好？」

衣娃說：「妳要讓對方困住？那簡單！」說罷，飛雲梭立刻加速，一直向下潛沉。

下沉了數百公尺，梭身突然一震，無數金蛇似的電弧東流西竄，在黑暗中光耀奪目。緊接著轟然一聲巨響，一顆水雷瞬間爆炸，把海水排開一個大洞，一道道晶壁急遽地坍塌下來，重逾山嶽的壓力，霎時便襲向飛梭。

衣紅感到梭身一沉，跟著轟然連聲巨響，震得三人耳聾眼黑。梭身晃了兩晃，又向下潛去。衣紅忙叫：「把音障打開！」

四週頓時靜悄悄的，只見梭旁擠滿大大小小的氣泡，在一個個漩渦中打轉。又一個水雷爆炸了，這次只見迴浪躍瀾，卻無聲響。每當大浪向四外飛奔時，梭身頓時懸空，直往下落，未幾，玄色晶壁又漫天蓋下，聲勢煞是驚人。

一連引爆了幾個水雷，這才接近一片玄黑崖壁。那石壁倒是十分平滑，仔細一看，竟是人工鑿成的一道石門，約有二十平方公尺，顯然是潛水艇出入口。

兩梭一前一後，直向那石門闖去。到底是自動駕駛，電腦將力道計算得恰到好處，就這麼一撞，門被衝破，眼前砂石橫飛，一片精光已從洞內透出。

等渾濁的水勢稍緩後，衣紅定睛一看，原來裡頭是個水庫，多半是排水用的緩衝室。四下停放著十幾艘各式船艇，這時海水灌入，一片零亂。飛雲梭快速閃過那些橫搖直擺的船艇，又對準一個兩三公尺高的小門，猛力撞去。

門一破，大水奮然向前衝湧，竟是一個深長的甬道，直向前去，盡頭是一個大型升降機間。梭身繼續前衝，最後順著垂直甬道上升。

兩艘飛雲梭無堅不摧，往前猛進，在梭身後方，則是一道當之立靡、更為強勁的水牆。衣紅聽不到聲音，但眼前那翻江倒海的氣勢，真是見所未見，令人歎為觀止。

這時整個地洞警報連連，安全系統立即生效。衣紅三人正以為梭到功成，不料梭身突然停住，衣娃說：「目標達成，我們被困住了！」

衣娃一驚，說：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衣娃說：「我是說，前後閘門有兩萬千瓦的電力網阻擋，而兩側直徑只有三公尺，我們無法加速，衝不出去，現在進退不得，被困在這裡了。」

顯然左非右也問了電腦，大叫：「紅姑娘！果然被困住了！快想辦法！」

衣紅說：「都是衣娃害的！我有什麼辦法？」

衣娃說：「冤枉！是妳自願被困的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別急！待我看看，一定還有變化。困卦是上澤下水，澤卦是兌，主變，上開口，是個升降梯，應該出得去才是。下卦為水，是陷！沒錯呀，我們困在水中的升降梯裡，老天爺！這不是在開我的玩笑嗎？」

黑金剛膽大心細，早就利用震波測量儀，將這巖洞下的空間狀況，作成了三維的實體模型。這裡共有六層，每層高約三公尺，上三層是控管作業中心，下三層則是工作人員休息區。由第三層起，向下又有兩個管道，一個直通地函，另一個通往海床，那裡有一個鑽探基地。顯然對方對此計劃極為重視，深海裡的防護竟是出乎意料的森嚴。

大門是以極為堅固的鈦鋼製成，兼具防水性質，防壓力每平方公分高達一百公噸。這種鈦門每層都有，而且各層相互獨立，是防範海水滲入的安全措施。

黑金剛做過多次演練，計劃中是由大門突擊，要迅雷不及掩耳，利用海水倒灌之勢瓦解對方士氣。又根據資料研判，敵方主要人員多半集中在地函中，正全力趕工，打算在最短期間內完成，以免夜長夢多。

沒想到自覺會竟與阿奎伊勾結，故意把大批民眾糾集在巖洞周圍，令黑金剛投鼠忌器，不敢輕舉妄動。如果硬攻，就算再小心，只要對方有意挑釁，安排一些災難變故，到那時人們只會責怪當局無能，事情就難以收拾了。

現在阿奎伊已去，再沒有人掣肘了。黑金剛率隊潛入巖洞後，立刻按照原定計劃分成五個小組，各自分頭進攻。千奇帶領六個隊員，負責搶救百怪，然後直下超級電腦機房，設法將所有的電腦關掉。另外三組負責攻堅及照料俘虜，他自己則帶領一隊精英，要深入地函，化解危機。

這個巖洞只是一個水下洞窟，是三億年前地殼變化形成造山運動時，由於海底上升，一大片石灰岩隨著露出水面。這種石灰岩易溶於水，經過長時期雨水侵蝕，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溶洞。到了三百萬年前，又因地殼板塊運動，這一帶又陷落到海平面下。溶洞成了海底洞窟，直通深海地殼。

白衣長老發現了這種地形條件後，經過詳細計算考量，如果由此處直攻地殼，以他們的能力，大約兩個月就可以將本區的地殼升高十餘公里。

為了能順利工作，他在托圖島下鑿出了一個六層的控制室。控制室上通巖洞出口，那是為了方便人員出入，全靠大門防護，並有重兵把守。控制室下方有兩個通道，一個經升降梯到達深水站，有各式潛水設備及重型機具，是海床操作的基地。這一帶有高壓電網及水雷陣，防護非常嚴密，不過在地函埋管完成後，其重要性就不高了。

真正重要的一個通道，是十五公里長的函管，中間經過五個減壓站，直接通達地函。這裡的防護最為嚴密，倒不是為了防禦敵人，而是萬一壓力失去平衡，地函中的熔漿噴出，會形成一座人造火山，整座控制室屆時將化為烏有。

黑金剛從大門進攻，先測出鈦鋼大門的共振頻率，再把超音波諧振器調出最理想的倍波，將大門振得鬆脫了。接著用漩渦產生器，利用海流製造強烈的漩渦，一舉把數噸重的大門旋起，變成一個強大的武器。這個笨重的鈦鋼門一旦運動起來，其慣性的破壞力決不亞於千軍萬馬。

這時自覺會的衛士已在厚達三十公分、能抵擋炮彈攻擊的大門後面，嚴陣以待。忽然聽到門外傳來一陣低沉的鳴聲，大約一分多鐘後，那聲調突作八度升高，整個大門急速地抖動，緊接著，所有的配件、結構，竟一一鬆脫。

錯愕中又聽到海水怒沖大門，門縫中一支支銀色水箭飛迸射入。起初為數尚不多，已是聲勢逼人，一眨眼，水箭已束成水柱。大門霎時脫落，隨即猛力旋起，橫掃大廳，當者無不披靡。

剎那間，大水勢如壁崩，由門外漫天而來。登時物飛人漂，氣退水漲，眼前已是龍宮晶闕，盡沉水底。這不過是幾秒鐘的事，沒有人來得及反應，自覺會最精銳的護衛，一剎那之間，盡皆隨波而去。

黑金剛等立即隨水前進，他們身著潛水衣，手執電極棒，五組列隊而入。大門被攻破時，自動防護即刻生效，後面連接各室的安全門業已關閉。只是那大門旋轉的威力甚強，四個安全門中已有兩個被擊破，海水澎湃，不斷地倒灌進去。

這時警鈴大鳴，紅燈競閃，幾間內室已經亂成一團。千奇要去的那間，鈦鋼門仍完好無損。立刻有兩名隊員潛到門邊，用相同的手法，測出共振頻率後，將它爆破。

這一來，還未遇到反抗軍，第一層已經盡成水域，未及逃入下層的人都已溺斃。救難小組立即將所有浮屍集中一處，取出一個早已備妥的袋子，一擰氣閥，即刻張開成一個氣室。組員們協力將那些已溺的人員，一一抬入急救。以當今的技術，即令溺水數小時，也可以用「等離子輸氧器」使大腦恢復正常狀態。

被救活的人員供出，自覺會在此處全部的人員，包括三位長老在內，共有三十三位。黑金剛吩咐將這十四人先送上岸，再繼續攻堅。

不料，特遣隊員用相同的手法進攻第二層時，竟然失去作用了。這裡共有四間房，分別有四個進入第二層的人口。而每一道門在測出共振頻率後，不論將諧振能量調得多高，居然鈦鋼門還是文風不動。

黑金剛大惑不解，問電腦道：「怎麼不管用了？」

電腦說：「我們查出來了，對方的超級電腦將我們的振波反相，能量抵消了。」

黑金剛知道，當今的電源係採離體式，發射出去後，縱使短路也不會損及電源。想來只要對方電源不斷，抵抗能力就不會削弱。他問道：「那現在該怎麼辦？」

電腦說：「唯一的方法是斷絕他們的電源！」

「他們的電源從哪裡來的？」

「太子港，天主教會。」

「那麼動手切斷就是了！」

「我們不能動手，這是人類議會一再強調的。」

「你總有你的立場吧？」

「只要不是我們動手，我們可以不管。」

黑金剛福至心靈，立刻呼叫格瑞達。她一見黑金剛穿著潛水衣，站在一個水室中，立刻笑得花抖枝顫，說：「老大！你下了水還忘不了我呀！」

「能說話嗎？」

「黑冤家！放心，那口子已經死過去了，老娘正芳閨寂寞哩！」

「別開玩笑，我們遇到麻煩了，妳那口子能不能幫點忙？」

「你就下令罷，我能不聽嗎？」

「把天主教會的電源關上三分鐘，妳快想辦法，辦到了告訴我！」

「哎喲！這可是大事呀！為什麼不找那個處女去？」

「少囉嗦！我們都泡在水裡等著！」

格瑞達盤算了一下，她當然知道事態的嚴重性。半夜裡，人人都靠電力做他們的春秋大夢，貿然把電停了，鬧起來絕難善了。這個任務說易實難，弄個不好後患無窮。

如今電流的傳送已經完全不需要任何電線，電磁波的轉換技術早成熟，當電流通過一種「壓電晶體」時，就會產生高頻微波。讓此微波通過一個離化的一氧化碳管子，便轉成「激波」——一種統一頻率的電磁波，可以如激光一般直線傳輸。再經過晶體振盪，激波便還原為電流。

有了直線傳輸的激波，便可省去電線，將電流直接傳輸到各處。只是其中還有一個小小的技術問題，激波可能會遇到阻礙，所以還需要配置一種調變的電腦。方法是分散發射或接收器的位置，先由電腦偵測無障礙的最短距離，再決定收發方式。

就長距離及高功率的收發系統而言，一般是利用高塔作定點傳輸。由於電腦時代少有作奸犯科之人，一般高塔都沒有什麼安全設備。

格瑞達想了又想，如果要把天主教堂的電源送到托圖島，這其間起碼有好幾座高塔。要切斷電源，最理想的方法就是破壞其中一個傳輸塔，她把計劃告訴電腦，並商量選擇一處最容易下手的高塔。

電腦說：「教堂到托圖島之間一共有三座高塔，他們是自費的搭建的，結構很脆弱。在海邊的那一座有五十公尺高，嚴重違反了我們的協定。」

格瑞達立刻有了主意：「快給我找一架輕航機，再製造一個小型熱帶風暴。當我們飛到那座高塔上空時，就發動風暴。」

電腦說：「這樣會有危險。」

格瑞達說：「最好讓我們受點小傷，明天才不會有人怪到特遣隊頭上。」

然後，格瑞達喚起那個夢中人：「皮耶，親愛的，你怎麼不理我了？」

皮耶睜得實在睜不開眼睛：「別吵！讓我睡覺！」

格瑞達在他身上又搓又揉：「醒醒嘛！你睡了老半天了！」

皮耶翻個身，說：「還早……」

格瑞達一翻臉，一個耳光打了過去，皮耶想睡也睡不著了。他楞楞地坐起來，左手捂著臉，莫名其妙地問：「怎麼啦？妳打我？」

格瑞達說：「小冤家！你是不是做惡夢了？你在說什麼？」

皮耶真以為在做夢，怔怔地看著她。格瑞達乘勢撲進他懷裡，說：「在夢中有沒有我呀？我們在做什麼？」

皮耶說：「我，我不記得了！」

格瑞達咬著他的耳根，說：「我想要……」

皮耶緊張地說：「妳還要？」

格瑞達說：「不是現在。」

皮耶吁了一口氣，說：「那麼，先讓我好好睡一下。」

格瑞達說：「我剛才做了一個夢，看到海邊的夜景，真是美極了！我發覺在那個美景下做，一定連魂都不見了！」

皮耶說：「妳瘋了？」

格瑞達說：「是呀！被你害的呀！只要你帶我去看看海上的夜景，我就好好的陪你瘋狂個三五天！」

皮耶大喜：「真的？」

二人立刻動身趕到附近的機場，輕航機已經待命。上了飛機，二人直奔北方海邊，前後不過花了十分鐘。

剛上飛機時，已是烏雲滿天，皮耶打算轉回去。格瑞達不依：「親愛的，你不是喜歡刺激嗎？你有沒有在輕航機上瘋狂過？」

「在輕航機上？那誰來駕駛？」

「小傻子！電腦呀！不然要他們做什麼？」

於是在熱帶風暴中，一架輕航機撞上了海邊的電源傳輸塔。電腦立即發動救援系統，機上一男一女都受了輕微的擦傷，而托圖島巖洞下私接的電源卻中斷了。

電腦立即通知黑金剛，他正等得不耐煩，得訊後立即下令進攻。他知道對方一定有備用電源，只是那個能量不強，已不足顧慮了。

第二層攻陷了，對方已經有了準備，每個人都穿上潛水衣，可以在水中作戰。他們雖然電力不足，武器卻相當精良，有極高的殺傷力。所幸特遣隊員都在電離罩防護下，只有幾個人因一時疏忽被擊傷。

到達第三層後，黑金剛立即尋找往地函的通道。為防範通道因進水而爆炸，眾人先在通道口搭設了一個增壓室，將海水逼退，然後乘升降梯下去。

在攻破第三層時，敵方早已撤退淨盡了。千奇心繫百怪的安危，到處尋找屍體，此時見水中浮著一具屍體，他上前一看，正是百怪，好在只是肺中進水，立刻被救活，送到岸上療養去了。

那超級電腦就在第三層，一處約有百餘平方公尺的房間內，四周有碳化玻璃圍成的牆壁保護。因此當海水湧入後，電腦並未被波及。

千奇用增壓法將海水逼退，這才發現對方考慮得頗為周詳。在各層之間一律採用電線傳輸，可以各自獨立作業。備用電源雖係利用地熱轉換，但功率不高，而且需要集中能量破壞地殼，所以電腦完全依靠教會的電源。

千奇對各型電腦都有研究，這種超級電腦實際上是二○年代的主流。自二十世紀五○年代電腦問世開始，電腦界就一直存在著兩條路線之爭。一派認為電腦將走向大系統，個人只要有終端機就夠了。另一派則認為，電腦必將成為私人用品，基於個人資料的私密性，未來必有私人電腦問世，而且會越來越小、越來越方便。

到了八○年代，果然私人電腦得勝了，鯨吞虎據了大電腦百分之八十的市場。大系統為了生存，便全力向超級電腦攀升。超級電腦與人工智慧不同，前者僅為硬體功能性的提升，後者則是軟體觀念上的改變。

電腦原是一種機器，只能按部就班地執行程式指令。由於它精確且利於重複的特質，很快就取代人，成為一些繁瑣工作的理想工具。到了世紀末，全球的資訊系統已經蔚為一另類王國，各行各業相繼臣服在它的威力之下。

到底電腦與人工智慧有多少分別呢？在早期，它被定名為「電子計算機」，當有人稱它為「電腦」時，還飽受傳統學者的嘲笑與攻訐。更前衛的人士則認定電腦勝於人腦，以為只要讓電腦像人一樣處理問題，就可稱之為「人工智慧」了。

經過幾十年的努力，各工業先進國所投入的資金、人力，是歷史上任何單一工程的總和。但是直到本世紀初，各界最優秀的精英，一個個前仆後繼、莫不競談「人工智慧」，卻不知道「智慧」是什麼！

姑且不論什麼是智慧，可想而知的，假定有一部「智慧」極高的機器，如果它不能與人溝通，對人而言，其「智慧」又何在？而與人溝通必須使用「文字」或「語言」，所以「人工智慧」的必經關卡，就是「文字」、「語言」。

不幸，二十世紀被工業文明沖昏了頭，人人以為工業代表智慧、繁榮就是力量。沒想到這種幻夢不到百年就破滅了，工業化的智慧只能做些唬唬外行的「專家系統」，而利用石油能量所創造的繁榮景象，在千禧年更是一敗塗地。

二十世紀的人非常主觀，他們只顧一己的感受，漠視語言、文字。一般大學畢業生，甚至包括文科專業者，八成以上聽不懂別人的意思，也說不清自己的認知。整個世紀中，除了生產、行銷、享受之外，社會上瀰漫著虛無的認知，思想界交了白卷，文學不過有病呻吟，音樂美術更是嘩眾取寵、餌名釣祿。

工科專家更是荒唐，他們以為懂得幾個螺絲釘便是萬事通。他們躋身國家殿堂，把人民當作產品，視社稷為機器。更妙的是無知無覺的大眾，只要聽說有人頭上會放光，一個個便「六體（五體外加錢財）投地」，膜拜不已。

不知智慧為何物，怎麼能讓電腦具備智慧？既然人沒有智慧，當然做不出智慧電腦。沒有智慧的人自己做不出來，自然無法想像別人有這種能力。先進國家做不出來，落後地區更是自慚形穢。

不過，荒唐的舞臺所演的荒唐劇，只要廣告大、宣傳多，還是有一大票荒唐的觀眾。於是就變出了所謂的超級電腦，它的效率極高，可以執行一百台私人電腦的工作，人人叫好。只是沒有人問一下，為什麼它的售價是私人電腦的一萬倍？這就是荒唐的妙處。

千奇站在控制台前，撥動了幾個開關，下達了兩行指令。於是整個地穴中，除了通往地函的升降梯仍保持正常運作外，其他作業一概停擺。

這時，文祥匆匆趕來，上氣不接下氣地對千奇說：「終於找到你了！衣紅他們陷在深水站升降梯裡頭，麻煩你把閘門打開。」

衣紅三人被困在升降梯甬道中，進退維谷。她唯一可做的事就是用心思考，她是個聰明人，當然知道該想什麼。她想到左非右說的困卦，這不正是困頓嗎？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？就算遲早會脫困，到時這個臉往哪裡擺？以後怎麼見人？

只因為自命不凡，非要來表現一下！表現什麼呢？自己的「豐功偉績」嗎？接二連三的成功後，人就事情瞧得容易了，為什麼不停下來想想，這其中有多少是憑運氣？又有哪一件不是借助外界的能量？

如果沒有電腦，自己有什麼能力？充其量，自己不過是電腦的打手而已。過去不是全力反對電腦嗎？還認為使用電腦的人都是傀儡！如今自己歸順電腦了，邀電腦之寵，吃了幾次甜頭，結果不但成了大傀儡，還以優秀的傀儡自榮！

想到這裡，衣紅心驚肉跳，出了一身冷汗！師父說得不錯，自己是「情關易過，名關難。」從小就好強爭勝，勝利的滋味真令人飄飄欲仙。

這難道不是「我」心嗎？難怪最初師父鼓勵自己反對電腦、遠離電腦。原來電腦的效率正是自己這種人的鴉片，有了這種高效率的工具，自己真能為所欲為，無往不利。不過幾次的成功，已經托大到忘了這是誰的功勞了！

師父常說，世間有三萬六千種法門，人必須修為精進，才能成長。要通過道道法門，到最後無門可入，那才是圓融境界。

借助電腦只是法門之一，自己誤入妄境，以為在法門中的作為有多了不起的價值。再不懸崖勒馬，就算繼續努力修為，其最終最大的成就，也不過是這道法門的一位看門神而已！值得嗎？

這一剎，她才體會到，文祥的謙沖穩重顯然高她一籌。這時她才想起，文祥如果知道了，一定會不惜生命前來相救。自己已經失陷，怎能再讓他涉險？

衣紅立刻問衣娃說：「文哥起來了沒有？」

衣娃說：「我還以為妳不會問哩！」

衣紅羞慚地說：「我知道我錯了，只希望不要害了他。」

衣娃說：「他就在水閘上面，特遣隊已經成功了，等閘門開了妳就得救了。」

千奇打開了閘門，衣紅一見上面有光，立刻衝了出來，風不懼緊隨在後。由於深海水壓極大，兩艘飛機衝出時，幾乎把增壓室衝破，一時弄得千奇手忙腳亂。

衣紅一見文祥，立刻收了飛雲梭，笑說：「文哥，辛苦你了！」

「我辛苦什麼？妳……」文祥還打算安慰她兩句。

衣紅說：「千奇哥，多謝相救，我們要先上去。」

千奇說：「也多虧妳在這裡牽制他們。」

衣紅坦然說：「千奇哥不必替我掩飾，我做事太冒失了，幾乎害了別人。」

文祥從未見過衣紅向人認錯，以為她在說反話，望著她說：「妳還好吧？」

衣紅淡淡一笑，說：「只要你沒生氣就好。」

文祥說：「我怎麼會生氣？」

衣紅嫣然一笑，說：「看！這不是要生氣了？」

左非右過來與文祥打招呼，發現他右腕的佛珠已經有三顆完全透明了。他高興地說：「你們快來看！第三顆佛珠已經透明，名關過了！是什麼時候透明的？」

文祥拉起衣紅的手，頭也不回地說：「透明就透明，哪有什麼時候透明的？」

①北京市在一九八四年，有人口九百餘萬人，行政區域達一萬六千八百多平方公里。

②地函：位於地殼之下、地球核心之間的一層，佔地球百分之八十的體積，主要的成分為氧與矽。

③木納多：指在海地的白種人，以往是統治階級，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五，卻控制了當地的資源。

④在奴隸貿易年代，輸入海地的黑奴大都來自西非的達荷美。